

唐诗艺术技巧

师长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I207.22
144

唐诗艺术技巧

师长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诗艺术技巧

师长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7219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9.875印张 2插页223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2108-3/I·502

定价：5.60元

目 录

上 编

唐人诗歌艺术表现方法

情贵在真·····	(1)
借景抒情·····	(10)
托物寄兴·····	(23)
意出侧面·····	(39)
对面落笔·····	(37)
倒装入妙·····	(45)
离脱之法·····	(53)
壮言夸饰·····	(60)
巧比妙喻·····	(67)
工于发端·····	(78)
妙于转折·····	(86)
以景结情·····	(95)
勘进一层·····	(102)
宛曲达意·····	(108)
曲折生姿·····	(116)

数字入诗·····	(121)
叠字入诗·····	(131)
地名入诗·····	(139)
诗中对比·····	(146)
以动衬静·····	(150)
繁简得当·····	(157)
铺陈有序·····	(164)
欲露还藏·····	(169)
反笔见妙·····	(175)
善于脱胎·····	(184)
异曲同工·····	(190)
意象妙接·····	(199)
句中炼字·····	(208)

下 编

唐人诗歌审美思考

感物兴怀 物我情融·····	(221)
——论唐人诗歌创作中的移情作用	
以必无之事 写必有之情·····	(232)
——论唐诗中“无理而妙”的艺术描写	
缤纷多彩 似幻如真·····	(243)
——论唐人诗歌中的梦境描写	
诗美，呈现在流动中·····	(256)

——论王维诗歌的动态美	
争奇斗巧于尺幅之中·····	(266)
——论王昌龄七言绝句的艺术特色	
诗中议论 咏史绝唱·····	(281)
——论杜牧咏史七绝的艺术特色	
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294)
——论唐人绝句的含蓄美	
后记·····	(305)

情 贵 在 真

“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诗者，吟咏情性也。”（严羽《沧浪诗话》）抒发思想感情乃是诗歌的基本特征。

诗以情为主。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别林斯基说：“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着重号原有）；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就没有诗。”（《别林斯基论文学》）。

诗之抒情，贵在其真。真情，容不得半点虚假，它是诗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发自诗人的心灵深处的呼声。叶燮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原诗·外篇上》）郭启祚说：“古人为诗皆发于情之不能自己，故情真语挚，不求工而自工。”（《耕云别墅诗话》）。

诗之抒情，要真实而不虚假。真实，是真情的基础，也是诗的情感美的首要因素。因为，“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真实就是美，与真实对立的东西就是丑。”（普洛丁《九卷书》）。

真情，是诗的生命。唯有情真，方能感人。唐人诗作中那些真正感动人心的优秀篇章，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抒情的真实性，真挚性。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

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些诗之所以能“感动激发人意”，关键就在于它的感情真挚。

以离别之作为例。这类诗所抒发的感情，集中体现在一个“真”字上。至亲好友，临歧分手，往日的情谊，当前的离绪，未来的憧憬，百千感慨，汇集于心头；而想到聚散无定，会面难期，依依惜别之情便油然而生，往往还会洒下一掬泪水。在离别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自然交流，毫不矫揉造作。尽管离别的情况不一，离别的原因各异，但人们离别时的真情的流露却是共同的。离别之作所抒发的，就是人在离别这一典型环境中所自然产生的真切诚挚的情愫。它表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纯真的友谊，充满着诚挚动人的人情美。如王维《齐州送祖三》：

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

祖帐已伤离，荒城复愁人。

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

解缆君已遥，望君犹伫立。

前四句抒写离情。“成泣”、“伤离”、“愁人”，写出了离情的难以割舍。“天寒”一联，景中寓情。天寒日暮，远山萧索，河水湍急。在这样的环境中友人乘船离去，诗人自然为之操心。故此二句中已融入了诗人对友人的关切、体贴之情。正如施补华所说：“用写景之笔宕开，而情在景中。”（《岷佣说诗》）末二句写江边送行伫立遥望情景，十分传神，充分表现了诗人与友人的诚挚情谊。确如贺裳所评：“写得交谊蔼然，千载之下，犹难为怀。”（《载酒园诗话又编》）。

又如孟郊《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诗写母子离别情景，是歌颂母爱的名篇。儿子要出门远行，母亲穿针引线，为他赶制衣裳。“密密缝”三字，写针线的细致绵密，也写出母亲的拳拳深情。“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一针针、一线线，都寄托着深挚的母爱，体现了慈母对子女的无限关怀。作者未写临行前母亲的殷勤叮嘱，但她的千言万语，都凝聚在缝衣的典型动作之中。作者通过母亲为子女缝衣这个平常的生活细节，集中表现了母爱的深挚、温暖。一个辛勤操劳、慈祥亲切的母亲的形象跃然纸上。诗的后两句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寸草，小草。三春晖，春天三个月的阳光。这两句说：谁说柔嫩的小草，能报答春天阳光给它的恩情呢？《诗经·邶风·凯风》是最早写母爱的诗篇。“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是以“凯风”（和暖的风）喻母，以“棘心”（未长成的枣树）自喻，通过南风吹抚草木旺盛，来比喻母亲辛勤培育儿子成人。孟诗此二句也运用比兴手法，又别开生面，以“小草”喻“游子”，以“三春晖”喻慈母的恩惠。小草报答不完春天阳光的抚育之恩，子女即使竭尽心意，也难以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恩。“春晖”、“小草”之喻，从表现母爱的温暖，以及子女对慈母的感激之情来看，确实要比“凯风”、“棘心”之喻，贴切、形象，更胜一筹。苏轼曾说孟郊“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这首《游子吟》，正是以流出肺腑的真挚感

情，千年来感染、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孟郊作诗，琢削字句，自谓“夜吟晓不休，苦吟神鬼愁”。而这首诗能以意取胜，命意得句，意到辞工，不假雕饰。可谓之“情真语挚，不求工而自工”。

真情，是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深切体验到并为之激动的真实感受。这种真实的感受具有典型性，普遍性。诗人如能写出“人人胸中之所有”，而又“人人笔下之所无”，就能打动人心，引起读者的共鸣。如岑参《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这首诗写于作者赴边塞任职途中。入京使，指去京城传送文书的使者。沈德潜评此诗说：“人人胸臆中语，却成绝唱。”（《唐诗别裁》）“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照应题目，写与“入京使”相逢情事。作者赴边塞途中，在马上和“入京使”邂逅相遇，没有纸和笔，不能写家信，为了使家中人得知自己的近况，于是拜托使者给家里捎个平安的口信。“报平安”三字，是一语百情之笔，它凝聚着深厚的情感。出门在外的人平安无事，是家中人所日夜盼望的，把“平安”的消息告诉给亲人，就是对他们的最大安慰。所以，虽然没有纸和笔，不能写信具告详情，但这“平安”二字，却抵得上千言万语。作者以简驭繁，用凝炼的一笔，传达出了“人人胸臆中语”。这两句诗朴实无华，如叙家常，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故园亲人的思念之情，同时也带出了他在马上和使者恳挚交谈的情态，十分传神、生动。

张籍《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

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沈德潜评此诗说：“亦复人人胸臆语，与‘马上相逢无纸笔’一首同妙。”（《唐诗别裁》）作者秋日思家，写家信表达思亲的万千情意，尽管写了又写，仍觉意犹未尽，于是当捎信人临出发时，又拿过信打开信封添写了起来。岑诗说“传语报平安”，一语说尽心中情，此诗说“意万重”，唯恐“说不尽”。两首诗艺术构思不同，却都从各自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客居在外的人思家思亲的共同心理，所以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施补华评此诗说：“五绝中能言情，与嘉州（岑参）‘马上相逢无纸笔’七绝，同妙。”（《岷佣说诗》）作者因遭贬而久居岭外，经冬历春，家书断绝，因而十分想家。但当临近家乡时，心中反倒害怕起来，连碰到同乡也不敢去打问家中的情况。这首诗的表现手法和杜甫《述怀》相似。杜诗《述怀》说：“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沈德潜说这是用了“反接法”，“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说诗粹语》）施补华说它写“乱离光景如绘，真至极矣，沈痛极矣”（《岷佣说诗》）。宋之问《渡汉江》和杜甫《述怀》中这四句诗，都写出了动乱时期人们为家人安危而担忧的共同心理。从写出“人人胸臆中语”这一点上看，它们也都与岑参“马上相逢”两句诗“同妙”，就是说同以抒发真情而取胜。

唐人征戍诗中的佳作，由于溶入了诗人征戍生活的深切体验，也以真情而感人。清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说：“唐人征戍诗凄酸入骨，各极其妙。如‘胡马嘶一声，汉兵泪双落’，‘百战苦不归，刀头怨秋月’，‘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

死’，‘赤肉痛金疮，他人成卫霍’，‘征人烧断蓬，对泣沙中月’，‘坐恐塞上山，低于沙上骨’等语，读之真如霜笳晓角，悲哀欲绝。”

征人思乡，思妇念远，情真意切，两心相印。唐人诗中的思妇念远之作，亦以情真而感发人意。如陈玉兰《寄夫》：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黄叔灿《唐诗笺注》评曰：“情到真处，不假雕琢，自成至文，且无一字可易，几于天籁矣。”

“能感人便是真诗，不能感人便是伪体。”（乔亿《剑溪说诗又编》）真诗以真情震动人心。贺贻孙说：“韩文公（韩愈）绝妙诗文，多在骨肉离别生死间，信笔挥洒，皆以无心得之，矩矱天然，不烦绳削。亦是哀至即哭，真情流溢，非矜持造作所可到也。文则《祭十二郎》是已，诗则吾得《河之水》二首焉。诗云：‘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东流。我有孤姪在海隅，三年不见兮使我生忧。日复日，夜复夜。三年不见汝，使我鬓发未老而先化。’‘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东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见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缊鱼于渊。我徂京师，不远其还。’二诗只似说话，而澹泊淋漓，咏之生悲。”（《诗筏》）。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说诗碎语》）所谓“襟抱”，就是胸襟、怀抱，其实也就是思想感情。诗人只有和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急人民之所急，“先天下之忧而忧”，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杜甫就是这方面的

代表。“杜诗意在前，诗在后，故能感动人。”“盖杜遭乱，以诗遣兴，不专在诗，所以叙事、点景、论心，各各皆真，诵之如见当时气象。”（王文禄《诗的》）试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是杜甫七言古诗的一首代表作。公元七五九年岁末，杜甫历经艰辛，辗转流浪到了四川成都。后在城西浣花溪畔营造了一所茅屋，这就是有名的“成都草堂”。七六一年八月，秋风吹破茅屋，满屋漏水，床头沾湿，诗人一夜未能成眠。他由自身的饥寒生涯，联想到天下流离失所的广大“寒士”，充满深情地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诗。其关键处在最后几句：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同“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寒士，本指生活清苦的读书人，但从杜甫“穷年忧黎元”、“一洗苍生忧”的一贯思想来看，它也是泛指贫穷的庶民百姓。诗人在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的苦境中，却想得到千万

间宽大的房屋，用来庇护天下贫寒的人们，并且宁愿自己“冻死”来换取天下劳苦人民的温暖。这几句诗联成一气，笔力雄劲，语意奇警，展示了一种普济天下的阔大胸襟和浪漫主义的美好愿望，充分表现了诗人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和热爱。

杜甫这种可贵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受到了后人的热情赞扬。王安石说：“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随之游。”（《杜甫画像》）查慎行说：“漂泊西南且未还，几曾蒿目委时艰。三重茅屋床床漏，突兀胸中屋万间。”（《题杜集》）后世诗人的创作也从中汲取了营养。大诗人白居易有《新制布裘》诗说：“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又有《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诗说：“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显然是受了杜甫的积极影响。白居易这种“衣被天下”的志向，自然是难能可贵的。沈德潜评杜诗“安得广厦”几句说：“此老胸中，实有‘同胞同与’之意。”（《唐诗别裁》）亦可用来评白诗。二者的区别在于：“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碧溪诗话》）杜甫自身陷于困境，却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只望“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未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见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说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并不过分。所以说，杜甫这种推己及人、苦身利人的精神，尤其显得难能可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由于杜甫以人民疾苦为念，因此即使在自己的孩子饿死时，他也没有沉浸在个人的悲痛之中，而是由己推人，从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家庭，推想到在赋税、徭役重压

下的平民之家，由个人的不幸，联想到百姓的痛苦，社会的不平。这显示了杜甫广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唯其如此，他才写出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优秀诗章。

“但写真情与实境，任它埋没与流传。”（《南濠诗话》引都穆诗）唐人诗歌的创作实践说明：写矫情、伪情的无病呻吟之作，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那些抒写真情实感的佳作，才能经受起时间的考验，流传百世，历时而弥新！

借景抒情

借景抒情，乃是抒情诗表达方式的基本特点。

“情与景合而为诗。”（归庄《眉照上人诗序》）“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谢榛《四溟诗话》）“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古人绝唱多景语，……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王夫之《姜斋诗话》）“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刘熙载《艺概·诗概》）。

诗，当然可以直接抒情。但因其流于直露，故为诗家所忌。诗“宜融情入景，或即景抒情，方有韵味。若舍景言情，正恐粗浅直白，了无蕴藉，索然意尽耳”（蒋兆兰《词说》）。

写诗要用形象思维。诗中的“情”通过“景”才能够形象地表达。“善诗者，就景中写意。”（方东树《昭昧詹言》）“深于情者，正在善于写景。”（田同之《西圃词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情因景生，触景生情。诗人的主观感情，是由客观外在之景而引发起来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春夏秋冬四季景物的变化，会在人的心中引起不同的感受。人的感情往往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这叫做“情以物迁”，情动于心，发而为辞，就叫做“辞以情发”。

在诗歌创作中，“情是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李渔《窥词管见》）在诗歌中，情与景是辩证统一、密不可分的。“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范晔文《对床夜语》）“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概，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王夫之《姜斋诗话》）。

情与景的自然融合，是诗人追求的艺术境地。“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同上书）“情景一合，自得妙语。撑开说景者，必无景也。”（王夫之《明诗评选》）。

唐以前的诗歌，绝大多数是直接抒情或叙事。诗人即使写景，也往往是借景起兴，或者写景与抒情二者脱节。到了唐代，许多诗人在创作活动中，借景抒情，融合情景，自觉地把写景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了情景融合的艺术境界。

唐人借景抒情，融合情景，创造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大致有如下几种方式：

一是即景抒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触景生情”。诗人在观察客观景物时，从中受到感染，得到启发，于是生发出一种感情。这所“触”之“景”，与所“生”之“情”，自然地交融一起。情随境生，神与境合，达到了意境的浑融。如王之涣的著名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鹳雀楼，旧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高三层，登楼可以“前瞻